



学而第一

学而时习之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而时习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论语》学而篇的第一句。这句话有非常多种解释，但是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原则：以最适合自己的那种方式来理解。什么叫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呢？就是学完之后，无论看了多少种解释，把那些能够使自己变好的东西全都接受了。比如说它有五种解释，其中有四种对你来说，都能使你变得更好，你就去接受它。因为你学这个东西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分辨究竟哪种解释是孔子这句话的原意。以前碰到过一次，我讲《论语》里的哪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一个人就说：“你这个不是孔子的原意。”我就奇怪了：纵然我不知道孔子的原意，难道在这个世界上，今时今世，有谁知道孔子的原意吗？别说今时今世，就是那七十二弟子，几千门徒，谁敢说他就知道孔子的原意？除了孔子自己，没人知道。即便孔子再怎么跟我们讲，哪怕他把这个话再给我们多说几遍，我们也仅仅能把所学的内容缩小了范围，最后也不能说就真的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因为这实在很难。退一万步讲，即使知道了这句话的真正原意，这于我来讲有什么意义？最后学这个东西还是要改造我自己嘛，对吧？因此我讲的是我的解释，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解释。只要对你有帮助，解释的多与少无所谓，更不需去争论哪一种说法更正统。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不仅是指通常所讲的对知识的学习，更主要是指对人很珍贵而基础的品质——忠、信、智、仁、义、礼等的学习。如果要对“学”的内容下一个定义，那就是学怎么样做人。“学”完之后，经常有人会对“时”的意思进行分



辨：时常、经常，或是适时地去学习。其实取哪种意思并不重要，只要去学了，适时也好，经常也好，通过实践检验自己的学习后，发现学到了，肯定很开心。因为你在做人的道路上又向前进了。这个向前进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人（仁）。

大家不要以为做人很容易，做一个真正的人其实是非常难的。与我们现在普遍的通俗的人定义相比，在《论语》、《孟子》这些书籍中，或者说在人类的文化当中，对于真正的人的定义要更加苛刻。

比方这里所指的这种“不亦说乎”好学状态，而很多人压根就不喜欢学习，很多学习都是被动的，对于学习的对象，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和主张，碰到一个喜欢的东西，顺从自己的欲望就投入其中，并没有问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好的，于是有时候就会沾染恶习。

为什么叫恶习呢？因为即便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你想要把它学到，也需要去不停地实践。就像现在有很多人沉迷于网游，要想打好网游也要做很多很多的习练的，不仅要花钱还得要熬夜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技能。习练完之后，他也会很开心，那这种开心为什么不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范畴之内呢？因为那不是在学习做人，很难说天天沉溺于游戏当中还能够把人做好的。韩愈讲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练习网游属于嬉戏，游戏的东西怎么能当成人生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如果有一个和自己很相得、相宜之人，自己的同类，从远方而来，我们心里肯定很开心。“自远方来”不一定指坐上飞机或火车从远方来，就是指他和你相会了。比如说，屯蒙学舍里的很多同学就是朋友，大家在相会的时候，就很开心。我们这些天南海北的人，其中有同学问道：“今天晚上是不是要讲课？”那这位同学与我们就是同类。我说：“只要你记得今天晚上有课，那我就不会忘掉，就会来讲，如此大家就相聚在一处了。”这肯定很开心呀！如果不开心你为什么要来，是不是？就像刚才有些人，他来听两句觉得很不开心就会走了。

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一定非要是我们坐在一起面对面才叫来。大家在此时此刻想的事情，肯定是围绕着《论语》展开的，每个人都在朝着做人的方向在努力，让自己做一个好人。因为志同道合，所以我们是同类，这个时候难道你不乐吗？所以对于这个“乐”，我们要宽泛地理解为一种大乐，和我们

平时的“欢歌笑语”还不太一样。我们所做的事情，往往都是使自己乐于去做的，但并非是你做完之后一定要笑才叫作乐。比方说我很喜欢踢足球，踢完了之后其实都是很累的，但是我乐在其中。虽然要流很多汗，要出很多力，还得花钱，但是我心里非常得乐。所以这个“乐”，它属于一种更广泛、更宽泛的意义上的快乐，就是——人愿意去做的。具体地来讲，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很快乐、很舒服，那这个叫作乐。

什么叫快乐？其实就是指时间过得比较快。我们昨天听小雅老师讲三阴三阳时，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小雅老师自己也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一下子就到结束的时间了，总是在讲：“哎呀，今天时间不够，时间不够。”但是像刚才有的同学不是同道中人，听课会觉得很难受，不仅不会感觉时光飞逝，反而觉得很难过，如此不乐便自己走了。这其实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不是同道，那何必在一起？即使在一起，我不乐，你也不乐，那没什么意思嘛。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因为是《论语》的开篇立意，最为重要，下面把整句话的结构重新认识一遍后，再把最关键之处讲一下。通过对“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这整句话展开来讲，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以这三句为开篇——为什么是“学而”？为什么是“有朋”？为什么是“人不知”？

“学而”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人的少年时候；什么时候“有朋”？人成年的时候；为什么说“人不知”呢？因为你已经老了。为什么这么讲？少年是打学习基础的时候，因为艰苦所以要讲“不亦乐乎”；到了中年的时候，已经学了一部分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所学得到真正的肯定，因此要找到自己真正的同类作为朋友。同类不是同党哦，党和类非常不一样，区别就在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党就是同，只要我们一样就 OK，但是同类是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只要我们大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要做人。这个是党和类的区别。你在中年的时候，要找到自己的同类，实际上，翻过来讲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所做的事情与大部分的人所前进的方向是不同的，就要重新审视一下。比方说，很多打网游的人打了很多年之后说自己有朋，全中国全世界有多少人在打网游。这句话表面看来没有问题，但当我们回顾历史，过去抽鸦片之风盛行的时候，抽鸦片的人说：“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是抽鸦片的，所以我也抽鸦片，也有很多朋友。有朋自远方来，我也很开心。”你就知道哪里不对了。所以



当我们不执着于当今某一时间点,而把时空的界限放大,放大到无限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的人类历史不只是此时此刻在地球上的这些。如果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吸鸦片的人,甚至不用受法律的制裁,但是并不代表他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很多人在打游戏,并不代表他就符合人类的大道。人类的道义一定是仁、义、礼、智、信,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也还包含了另外一层含义:这个“朋”从什么地方来?最起码是从远古来。人类很多的先贤、前辈,他们所做过的事情,和我们应该是同道的——同在为人之道。所以要把自己的心胸放得更宽广一些,有多宽广呢?就好像草原一样宽广,像天空一样广阔,那才好;你的眼界,也要更长远一些,有多长远呢?最好要比那个哈勃望远镜看得还要长远,那才好。这样,你看事情才不会片面,才不会陷入愚蠢的行列。

“人不知而不愠”,其实指的是之前大部分的君子,虽然他在年少的时候学习,中年的时候又有很多的同类,但是到了年老之后呢,本来是当官的当不了官了,本来是有才能的,眼睛也花了,权也不在了,势也不在了,甚至也没什么钱财了。这时候,本来人们以前都是知道你的,或者讲你觉得别人是知道你的,等你到了老年就像进入了秋冬:牙也掉了,腰也弯了,力气也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如春夏秋冬一般。人生要顺应这个道的运行,要明白“即使别人不知道你”,也不要生气。这正是体现你修养的时候,和我们之前讲的“君子三戒”是相合的:少年戒之在色,中年戒之在斗,老年戒之在得。

少年的时候,学习很辛苦也很开心,都很好,但是要戒色;中年的时候,有朋自远方来是好的,所以不要老和人去争斗,要多些朋友,少些敌人。怎么样做到呢?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缺点,这样就可以;老年的时候,无论是名还是利,都要放手,所以要“人不知而不愠”——别人即便不知道你,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人家不是那么认可你,没关系,不要生气。因为这没什么好生气的:你在年少的时候学了,在中年的时候也有同道,到了老年的时候,按照人生的规律就是如此。你把人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好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上天,让祂去决定这一切就可以了。这一定需要你有一个坦然的态度,就叫作“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小人长戚戚”和我们所讲的这一句也是相合的。少年是学习的时候,然后才有所得。如果该学习的时候不学习,每天东想西想,东跑西转,肯定经常处于戚戚的状态。因为别人都在成长,他自己没有成长,即便玩得很开心,依

然会很担心。如果有一个人贪了色,比方说早恋,天天沉湎其中,别的同学都在教室里上课,他能不戚戚吗?心里头肯定很担心。到了中年的时候,人家都交朋友,他天天和别人去争斗,能不戚戚吗?到了老年的时候,精力和身体的健康水平都在走下坡路,却还在想去得,但又得不到,这又是一种苦,这个时候还是戚戚。那么“君子坦荡荡”就好理解了:该学的时候我在学习,学完之后去检验,人生又在成长,觉得真好,就是如此。因为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该干这件事,而且也干好了,那当然是坦荡荡了。到了中年的时候,有很多的同道、同类,大家还可以聚在一起,我们走的是正确的人生方向。学习、工作、家庭都可以处理好,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当然是坦荡荡了。到了老年的时候,我清楚自己处于人生的什么阶段,非常明白人在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去做,不会再去强求某些东西,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不也是一个完整的人吗?这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嘛,又有什么好戚戚的呢?当然也是坦荡荡。

以上就是《论语》的开篇,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就把《论语》的整个思想一以贯之了。

君子务本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有子是孔子门下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生，他说，如果一个人，对父母能孝，对兄弟之间能做到悌，有人问：悌就是兄弟之间的这个悌，不包括朋友之间的友谊在内吗？这个要看你的心有多大。因为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可以看出，孝的对象是所有的老。大部分老人都是很有人性、很有人味的，对于这些比你老的，曾经养育了儿女的、在文化传承中作出过贡献的人，这个“孝”都可以包含在内；对于悌，在家中会有兄弟之别，朋友之间也有长幼之分。对比你大的，比你更有经验的，能够称为你兄长的，都要有悌这个礼。所以，孝悌如何定义，要看你的心有多大。你的心大，天下就是你的家，那么孝悌就包括了长幼尊卑的大部分内容。

对父母尽孝，对朋友和兄长尊敬，这些为人的根本与利都不太相关，但在上下级之间，就会有谋事，有谋事就会有利，因为谋事就是为了得利。所以这句排在孝悌之后——利在后，义在前。义是什么？就是义气的义。义包括了人本的一部分。“而好犯上者”讲的是如果一个人，在家庭中把感情类的事情做好了之后，在处理上下级这种礼性更多的关系的时候，也不会去犯上。或者说，其为人非常孝悌，却喜欢抗上、犯上的这种人非常少。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意思是不喜欢犯上而又喜欢作乱。乱是什么？

乱是乱天下。政客、邪道中人,甚至匪徒,都属于作乱天下之徒。结合儒家八目中的“修身齐家”来看,想要齐家的话,孝悌就要做好!齐家后面要治国,就涉及到了好不好犯上的问题;再到后面是平天下,就和作乱相关了,所以说乱的是天下。以上讲的就是,一个人在齐家这件事情做得好的话,就基本上不会在治国的时候出问题;如果治国能治得好呢,这个人就不太会去作乱。举个例子,什么叫作乱呢?希特勒治国就是作乱。他在取得对国家的统治权之后,马上就兴风作浪,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是作乱之徒。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本”是指做人的根本。做人,就要和人打交道。一个人活着,总要有一些社会活动,尤其是沟通交流。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地方,虽然周围有很多人,但是不和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你就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囚犯——被关在自己的心里。不管是主动的不沟通还是被动的不沟通,如果失去了和别人的沟通,那这个人就活得很痛苦,有时甚至是他连这种痛苦都感受不到。最大的痛苦叫作什么呢——哀莫大于心死。做人的根本立住了,那么就是明白了做人的道理。那做人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人道。把做人的根本做好,是最开始的一步,所以说“本立而道生”。

后面的几步,我们就得去《道德经》中找答案。《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里边讲了四大——天大、地大、道大、人大。《道德经》里边还有一句话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两句话都将天、地、人、道放在了一起。

前面我们分析了做人的根本:孝悌、不犯上、不作乱。这个根本做到了,就等于有了人道。循着“人法地”的思路,有了人道之后,就会知道有地道;然后“地法天”,会知道天道,靠近天道;进而“天法道”,最后“道法自然”——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按照这个顺序,才能算敬道。虽然孔子讲“本立而道生”时,对于人、地、天、道中间的关系一笔带过,可是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去看《老子》,老子把这个地方讲细了。如果我们读书不仔细的话,这个地方就滑过去了。这地方不能滑过去,这个顺序也不能变。如果学了中医就会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是这个顺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人首先有身体——地,然后有思想——天。为什么说思想更接近于天道,而身体更接近于地道呢?因为天的变化非常快,我们一抬头可以看到天很空旷,昼夜更替,天空的颜色也呈现各种变换;而人的思想,好



像有又好像没有,每一秒钟都在快速变化。而身体好像地,一年四季之中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在四季之间是在变化,总的来看都有生、老、病、死。

你的思想从哪儿来,然后在身上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最后又以什么样的形式传播出去?就很像是天的这个形式。如果结合现代物理学来讲,身体像电而思想像磁。从电和磁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规律来看,身体具备波粒二象性中的粒子特性,而思想具备波的特性。两个水波同时运动会相互叠加而发生干涉,叠加的部分很难分得清彼此。正如现在大家读《论语》,当我们谈论它时,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想法,很难分得清每个人心目中的《论语》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对于具备粒子特征的身体而言:我的身体,你的身体,他的身体,都很好区分。

那这个道是什么?就是天地之间本有的东西——道法自然。南怀瑾老师讲过“道法自然”中“自然”不是一个词,而是说道法“自”“然”——就是那个样子。道,就是他自身那样。到了道这里,就基本上是个终结,不是说自然又是一个什么东西,自然又法什么,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道”是指更大空间的,更大范围的一个概念。如果你跳不出人的概念,跳不出地的概念,跳不出天的概念,道的概念就还摸不着边。可是,我们又有一句话叫作“道者,不可须臾离也”——这个道是时时刻刻和你在一起的。确实如此,因为你在其中嘛,你甚至可以讲你就包含了这个道,但又不能说,自己现在就已经有道。就好像有的人说“每个人都是佛”,是说你未来可能成佛,你真的知道“未来可能”的那个时间后,可能都会把泪哭干。因为可能是等地球毁灭了很多次以后,你才能成佛。如果真是这样,尤其是知道中间要经历的那些过程之后,恐怕最后哭到连泪都哭不出来,对吧!不能人家说每个人都是佛,自己就得意开心地说自己已经是佛了。这就好像有人跟小学生说:“好好学习,你可以上大学。”这个小生就说:“啊!我原来在上大学啊。”这显然是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只是讲你可能,而且是在一直学下去的情况下。这和那个道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小孩子上了小学、中学后没学好,然后辍学了,去工厂工作,这辈子也上不了大学。但对于人来讲,对于天地来讲,此生只是一瞬间。

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就会知道“道”不属于断灭论。明白了这一点,就能够跳出自己的人生。从波粒二象性的概念讲,是能跳出粒子的状态,进入

波的状态。你就会知道,这无同无不同。你同时往水里扔两颗石子,水面上形成两个水波,在交叠的地方,你能够分出来哪个是 A 石子产生的波,哪个是 B 石子产生的波吗?分不出来的嘛。

我很清楚今天肯定是讲不清楚“道是什么”。刚才同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答不上,而且我其实也没准备答上。因为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都是见了直接闪人,所以今天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回答。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习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逐渐地懂一些东西,今天比昨天懂一点,明天比今天懂一点,时间没有浪费。就是这个样子。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一句不好理解的地方还是在于这个“仁”字,如果不知道仁是什么,那么其他就无法展开。所以我们这里把这个“仁义”的“仁”字换成“做人”的“人”字。那么就变成“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虽然是问句的形式,但表达还是肯定的。那么为人之本是不是孝悌呢?难道不是享受人生,快乐至上吗?难道不是为了人类的明天而改变世界吗?这个孝悌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一个人失去了孝悌也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有这么夸张吗?答案是:有的。

为人的根本是什么?是生存,是快乐,是幸福吗?不能否定这些,但这些还无法成为人的根本。如果一个人活着但没有爱,没有爱的生存,生不如死;没有爱的快乐,缘木求鱼;没有爱的幸福根本就是一场假象而已。我们的生命中最需要有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家人,亲爱的爱人,以及亲爱的父母,这样的人生才有可能是温暖的、幸福的、快乐的,一个人才算真正活着。所以很多人四处去寻找,其实寻找的就是爱,或者说仁爱。建立家庭是为了爱,奔波辛苦是为了爱,甚至于洒下的血汗也是为了爱。除此之外的艺术、文化其实都是围绕爱来展开的。仁爱是做人的核心。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孝悌的前提下建立夫妻之间和朋友之间的爱?一个人一来到这个世界,第一层与他人的关系就是与父母的爱的建立,在一个人长大以前,要获得很多的爱才可以长大,虽然有的人觉得自己从未被父母爱过,但是母亲怀胎时所受的苦楚这不算爱吗?所有照顾过这个孩子的那些人,乃至陌生,难道不是也起到了像父母一样养育的作用吗?如果他们心中没有爱,又怎么会让你从无到有长成这么高的



个子？我们看不到爱，是因为我们太过苛求，以至于忽视了那些本来就存在的爱，本来就有的慈父慈母般的关爱。每一个人站在那里，即便是不健康的，即便是受过伤害的，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这种爱，这些父母们慈爱的证明。因为如果真的没有这些慈爱的父母以及父母们的慈爱，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现。如果一个人从父母那里得到了这么多的爱，却不能意识到，那么在他长大以后遇到自己的爱人，即便建立了家庭，他也会遇到爱无能这个问题，因为爱是付出，爱是感应。一个不能感应到父母之爱的人，又怎么去感应夫妻之爱、朋友之爱？很多时候不过是打着爱的名义在行一己之私而已。

所以这个孝是做人的根本之一，没有孝就没有第一次付出，没有真正的爱的能力。

从另一方面来讲，有的父母在对子女的爱当中夹带的自私的东西太多，与真正的仁爱混合在一起，让人真伪难辨，这个是很多家庭问题的根源所在，很难解决。尤其是当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与社会规范冲突的时候，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来化解这种问题。

其次是悌，也就是长幼尊卑的问题。一个人被父母养育大了以后，就要离开父母的怀抱，成为家庭的一分子，以及社会的一个成员。如果在这些时候面对家庭、组织机构，乃至社会的组织规则无视的话，这个人就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变得自私，挑战家庭、社会的组织规则，成为一个犯上作乱、没有规矩的人。一个没有规矩的人，会损坏家庭的和谐，破坏社会的秩序，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最终会遭到社会甚至家庭的抛弃，因为任何一个家庭或者社会，对于这种没有规矩，胡作非为的忍受都是有限度的，因为这种自私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如果遭到了家庭和社会的抛弃，那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了。这类小时候没有规矩长大以后变成废人的例子有很多，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常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至于仁，还要再以后的日子里慢慢体会，但终究是道不远人。

巧言令色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字面的意思很简单，我们还是用钱穆先生的白话试译：满口说着讨人喜欢的话，满脸装着讨人喜欢的面色，这样的人，仁心就很少。

这句话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别的都好理解，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仁”，因为我们很难理解这个“仁”，虽然在《论语》当中多次提到“仁”，我们也可以讲“仁”是仁爱、仁慈的含义，但在这个地方“巧言令色”为什么是“鲜矣仁”？

还是用我们刚才讲过的“君子九思”里面的最后一条：疑思问，有问题就要问出来。学问学问，一定要有问才能有学，如果你学的东西，别人给你讲完，你说“好，我就学会了”，却没有问题出现的话，这个学问其实是有问题的，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巧言令色”为什么“鲜矣仁”？“巧言令色”为什么就很少有仁心？仁心是博爱的、广大的，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而“巧言令色”呢，有非常多的矫揉造作在其中。如果我们是处以公心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大家好、众人好，那我们就不必去讨好某一个人。

在处以公心的时候，所要做的是正直——正道而行、直道而行。我讲这个话在现实生活中是会受到很多的理论中和实践中的挑战，没有关系，因为如果真的是宇宙大道和世间的大道的话，不怕这种挑战，就好像黑夜不管有多黑，你点着一根蜡烛，至少在这个光明出现的地方，黑暗立刻就消失了。

虽然我们经常经历黑暗，比如我们望向太空的时候看到的宇宙是什么样子？是光明的吗？你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黑暗，但是在黑暗当中，总有星光点



点,有星光的地方就告诉你,这个地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它有光明在。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景象,也是在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自己觉得是社会的阴暗面、黑暗的事情,或者工作生活中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就会垂头丧气。这个时候,就好像看到了黑暗的夜空,但是要知道黑暗的夜空上总是点缀着星光,而有星星在闪烁的时候,就有光明在。我们自己心里应该明白: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当中,太阳是一定会出来的,只要太阳一出来,所有的黑暗都会消失掉,光明在的地方,黑暗就无处藏身。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仁心,它是以一种广大的、博爱的、处以公心的、正直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这个时候,没有什么需要去讨好别人的地方。

我们知道《论语》当中还有另外一句话:君子很难被人取悦。(原文: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如果能使他开心的事情,就是合于义。与大道义相合的事情,在他看来都是让他开心的事情,但这个开心,不是因为某一个人,就像刚才所讲的“依法不依人”,也可以用在这个地方;而小人呢,他是很容易被讨欢喜的,怎么去讨小人的欢喜呢?就是和他相同的他就很开心,和他不同的他就不开心,这叫“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小人没有这种道义的牵引、引领,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光明的引领,他在黑暗当中,所做的事情是盲目的。那么在这种盲目的情况下,我们又回到了义利之辨。君子做事情是以义为准纲、为准绳,而小人做事情就是以利为准绳:做一件事情,做与不做看有没有利,有利就做,无利就不做;做完一件事情,别人让我开心不开心,那我看看有没有利,有利我就觉得这个人真好,这个人为什么好,给出的原因就是这个人对我很有利,这就属于义利之辨。而对于君子来讲,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人做的这件事情,有可能对我来说不仅没有好处,甚至有些坏处,但是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符合道义的,我就觉得这个人很不错,这个“好”字是这样安在他的头上的,而不是说他跟我一伙的就好,他跟我不是一伙的就不好。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句话叫作:“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小人呢,只要我们是同党,我们同流合污,就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如果是君子呢,我们可以在一起作为一群,但是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我不会和你同流合污,所能同的地方只能在义的方面去同。可是我们知道,如果是讲义、讲仁的话,这个很难同,因为这个义和仁,包罗万象,在各个地方都会体现出来,但是如果是

用利呢,这个就很好去同,非常好同。

结合现在的社会实际,我们会发现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的这个语言文字,喜欢使用很难辨别褒义和贬义的这样一些词。举个例子,“巧言令色”这个词,从古代到现在它都是一个贬义的词,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很喜欢用这种分不清楚贬义和褒义的词,比如,“忽悠”这个词,它最先开始风靡全国是来自于一个小品,这小品实际上也上不了台面,但是它的传播非常广。这样的词,有一个这样的特点:讲你这个人真会忽悠,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在夸人——你口才很好,你表达能力很强,你很会忽悠;但大部分时候又像是一个贬义的词——你这个人巧言令色,都是在对别人进行诱骗、诱拐。

这种词有点像《论语》中所讲的“乡愿”。我们结合这句话也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乡愿”。“乡愿”的意思就是说老好人,谁都不得罪。谁都不得罪,就像这个“忽悠”,我说的话你可以说我是在夸你,也可以说我是在贬你,但你说我是在夸你我可能会承认,你说我是在贬你,我可能还把另外的一面给你拿出来。所以乡愿很有点这个意思,碰见了张三说好、好、好,碰见了李四说好、好、好,大家可能都说他好,就是他说的话,尽说的一些囫囵话,说的话没有原则性在,没有自己的准则在,那么所说的这种话,其实是为了使自己明哲保身,不愿意去亮明自己的立场,这个就和仁义其中的一个正直相去甚远。

我们讲正直,如果又正又直就不会斜,也不会曲,不会是弯曲的。在生活实际当中,你如果要去做一个正直的人,会有一堆人来跟你讲,你这样做不对,甚至包括你的亲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想这个义利之辨。我们为什么做人,我们应该怎样做人,是为了利还是为了义。

我们有的时候,是自己都没有想明白,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可惜的,有时候去违心地做了很多事。我们见到很多人在抱怨一些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正义之心在呐喊。但是他在做事的时候,往往又不得不委曲求全,去做一些类似于像“乡愿”的一些事情。这样的情况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的结果是: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符合了社会的利益和规则,但实际上他的心里面很不舒坦。心不舒坦,人做得就不快活、不开心,这个人做得就很没质量。真正高质量的人是什么样子呢?是顺着天地的大义,是顺着道义来生长的,合于道,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质量的人。

这种时候,我们要做的往往就是一个字,叫作“诚”。最起码的一个底线是什么?你不能欺骗自己。你自己的所想和你的认识、感觉,要在这个“依智



不依识”的基础上,靠你的智慧来判断,它本身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而不能听别人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一听就是在吹牛,吃多少盐啊,这是会肾衰的,讲了很多这种话),“所以你要听我的”。有的时候,你就记住这样一句话:依法不依人,用事实来说话。比方有个人说,我有这种经验,告诉你,人在这种时候就该如何如何,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反过头看一下他的人生,甚至可以去问他一句话——你过得开心吗?你对你的人生满意吗?如果一个人告诉你:我这样过下来,我的人生就很成功,你看,我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与不同的人相处,他们都是很认可的,认为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那你可以照着他去做,但是极有可能你问完这句话之后,这个人当时就语塞了,答不上来,即便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人。当然一般到了六七十岁,到了年纪特别大的时候就不会再这样教你了。一般是在四五十岁,有一定人生经验,会告诉你“碰到了领导,你要巴结”。我说的是比较直接的,他可能会告诉你说“你说话要如何,你做事要如何”,然后告诉你一些,其实就是在教你“巧言令色”,怎么样去讨好别人,但其实我们人最需要去讨好的是谁啊?是我们自己嘛,是不是?因为你讨好了别人有时是对自己很大的一种委屈,你到了一定的年纪,然后回过头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的话,你会为这些事情感到非常难过,没有必要。今后如果有人给你传授这样的经验的时候,你看一下他是否已经获得了圆满的人生,如果没有的话,你心里应该明白:那你还是省省吧,你自己如果这件事情还没做好的话,那就不要来教我。比如有的父母去干涉子女婚姻,告诉子女“你这个结婚啊,应该怎样怎样,你应该选择谁”,其实子女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看下他父母的婚姻是否幸福。有的时候你去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婚姻的奥秘,也不了解生活的奥秘,更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来强迫你去这样做、那样做,这种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道理来跟他们讲,其实他们的判断可能并不准确。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巧言令色,鲜矣仁”,告诉我们的道理:首先来看,如果有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巧言令色的,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大概判断出,所有的巧言令色都是在取悦你,是没有自己的原则,做事情的原则不存在,因为在《论语》中的原则不外乎是忠、孝等仁义和人生大义。别人来到你面前跟你讲一些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在取悦你,这时候你就会明白,他的出发点不是处以公心的,你就要去判别他的私心是什么。其实我们需要公心的时候非常多,一个家庭当中,开一个家庭会议,这个时候是需要有公心的。

一个人在巧言令色的时候,你要去发现他背后的驱动是什么?因为如果真正是为了大家,为了这个大家庭,有这个大爱的话,有这个“仁”在的话,说的话都很直白,很简单,非常简单,不会有那么多的复杂的变数在。有的时候在工作中也是一样,如果真的是为了团队整体的利益考虑,不会有那么多对于某一个人的巴结奉承,不会有对于某一个人的极力取悦的巧言令色存在。如果是这样,那是因为他的仁心少了,也就意味着他所讲的内容对于这个团队、这个群体的整体,有可能有很多有害的因素存在。